

永平府志卷之二十二

藝文志二

記

偏涼汀記

明邱濬

太行西來數千里環帝畿而東又數百里散一支南出爲平灤諸山灤河自邊塞迤邐東南行入平灤境始益大去灤州城北五里許橫渡山下是爲偏涼汀汀出衆山間據川流之滙山之列其旁者有五若龍若榆若洞若紫金瓦隴之屬參錯聯亘狡狴踞而龍蛇走其間林壑幽勝草木葱蒨水之經其下者若漆若澈若沮若橫若肥如青龍之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二

記

一

類下流胥會膏黛渟而綺縠張其間鳧雁翔集鱗族潛泳是誠一郡之奇觀也昔人鑿崖通道因山建亭歲久而圯近時中貴人重爲修築然未殫厥美也及天順庚辰御馬少監韋公將命道茲因舊加高下爲圓門上爲新亭規制宏侈丹碧照映登臨眺望一目千里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深與夫風景雲物之美咸若踴躍奮迅而突出也知永平府事古相周侯晟按屬至斯慨曰是不可無記迺以書走京師徵予記予復之曰山川信美矣景物亦奇矣矚目之頃可以盡得之奚用記爲哉然有不可不知者蓋茲地在古爲孤竹國漢唐時皆屬內地不幸五代初始於

始終四百五十餘年當其時山川如故而其人則貿貿焉忘其爲華也久矣人儉日用之常尙不可得而有况有所謂山水登臨之樂者哉幸而我高皇帝再造天地大正疆界茲地始復於古職方氏今日二三君子得以于此因勝遊以恣奇觀可不知所自哉登斯亭也見行旅往來於此以車以舟而無水陸之虞居民環處於此或佃或漁而遂生育之樂近而矚乎城市官寺屋宇衣冠文物如此其盛遠而望乎邊徼城堞樓櫓烽埃關隘如此其固若是者孰使之然與要不可不知也後之人有事過此而登斯亭者其尙悠然而長思惻然而深慮矣乎於是乎記

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一

記

二

北山神祠記

明朱鑑

羅山之陽衆脉皆南走其一支起伏而東南約二里許又蜿蜒而西南僅一里許結爲陵狀如覆釜厥土青黎厥草暢茂乃其鍾靈毓秀于此而結焉者也自是而南地皆平坦漆水遶乎其東灤江經乎其西陽山環抱乎其前東阡南陌之參錯遠村近疇之聯絡雞犬相聞牛羊被野乃盧龍第一樂土也先是有祠瓦木脫朽古杏一株疎榦少花罹兵燹而禁風雨者不知其經幾變故鄉人旦夕往來其下雉者獵者負者戴者遠而凝望心皆悵然至而顧瞻罔不興懷余髫年時猶及見之今莫考其年代爲某姓名意

者昔在先民爲春祈秋報而建焉則斷乎無疑矣逮余蒞
官中外殆二十年正德丁丑歲致政歸田有時杖履散步
徘徊故墟但見瓦礫半見于沙磧石峯巋然于山巔祠之
舊物惟此而已向之朽林老杏無復餘屑俯仰今昔未嘗
不遲遲吾行也嘉靖癸未秋北鄉舍餘王宣輩謁余于桑
梓下而言曰北山有祠歲久則頽勢使然也我輩欲重建
復敢丐一言以紀歲月余卽欣然而諾蓋以敬神而有合
焉不可以不文辭是歲孟冬工落成祠宇一間深一丈廣
九尺有奇高如廣之數中題木主四五土五稷之神一風
雲雷雨之神一山川之神一八蜡之神一祠之前有抱厦
四楹棟如之爲貯爐香火朔望展拜之地祠之內東西兩
壁加以黝堊繪以丹青象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除五穀草
木山川風雲之外不畫焉山靈亦知余文不流于俗也噫
人敬神而知禮神福民而血食感登梁興思之懷遵春祈
秋報之典是豈剽淫祠徼非望之福者之比哉生于斯者
覽余文而知其重修歲月鄉人姓名且因以知祠之剝建
不摩于今日而祠之修廢不能不望於後日也

殷訓導先生名宦記

明 王世貞

蓋猗蘭困于谷風雖死不改香亡何而馬渤陵之在下難
振哉有質糈糈鳴鴉上托狐鼠下族然得諡爲昂霄之雄

仁義附于高位余竊甚卑焉迺若在下而振彌久而聞此
非特其所寄殊也厥亦有至質矣余日者察獄燕趙間聞
則以祠考循良吏故實其祠類多二千石不則千石亡下
者退而見其父老諸儒生難之雅未有以舉也是亡論其
甚往縣邈卽能及其身耳目睹記亡稱焉於乎非名實相
左謬盍然耶又東游永平永平爲古遼西地不佞蓋徘徊
於離枝孤竹之封攬先民之遺致庶幾哉有所值而不果
迺其父老諸儒生稍稍有能言其宦之良者不言二千石
銅艾厓言殷先生殷先生爲訓導秩百石至卑小也又天
順成化間人非及父老諸儒生耳目胡以稱哉父老諸儒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二記

四

生更起難言使者胡難之易也吾非能識殷先生貌作何
狀與官所至第吾之大王父行及事殷先生者家說輩臆
以故畧得之而先生行於養母事尤著始母來就先生養
也天大雨道泥先生徒繇泥道中扶板輿諸門人人人徒
繇泥道中從矣母性喜食魚會灤河魚美而河水旱無魚
先生旦必衣冠河旁拜且禱也亡何水驟溢得魚取以食
母迨而今鄉之人闕供者輒詫謂兒曰惜女不習殷先生
拜禱耶而先生故以三禮取高第諸亡能爲三禮言者先
生晨夕誘誨之至捐俸爲油楮費束修以上未嘗不諄諄
也永平家挾三禮青紫比比三禮之傳永平自殷先生始

余起謝父老諸儒生審如公等言是不當祠殷先生耶蜀
之有文翁蓋天壤相蔽焉大要前用殷先生法也夫殷先
生不及身後必有顯者及余卒卒罷察獄還治兵山東從
今國史檢討正甫游因得聞正甫之先仕嘗至德審理相
德莊王有聲不知其爲殷先生也以姓故語及之正甫大
驚曰吾不足以辱先審理後待罪太史則不知先審理之
教永平若是歲餘而永平守紀君使來言其前守李君爲
殷先生入祠狀良悉且謂余記之夫二君子其猶行古之
道也夫徵衆公也逮卑義也追遠仁也假令殷先生妻起
爲九卿生赫然祠矣烏能歿而貶父老諸儒生口至今二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二 記

五

君子其猶行古之道也然則不難正甫乎誠不欲令以正
甫故揚先人名又詎宜以殷先生後故掩賢者二君子之
爲永平而已矣殷先生諱衡武定人後遷濟南李君名遜
今爲廣提學副使紀君名公巡由給事中遷

釣臺記

明倫 浹

平郡山水隩區西南二十里爲釣臺山名初不載郡志中
而築臺以栖自侍御韓公始公素好山水雖身歷宦途常
願得一邱一壑栖息其間于是請告以歸卜幽勝之處乃
得釣臺山茲山形從郡城東平山逶迤而南爲南臺又南
爲虎頭石連亘數里爲安樂峪曲折而西則爲釣臺山東

西橫峙面北下臨河河固漆灤二流交會於虎頭石下南
流夾雪峯直抵安樂峪之崖折而西流二百步許其上爲
臺臺趾爲石磯右傍突起孤峯由石磯東上丈餘有小巖
蓋舟子停泊之地稍西上二丈餘有複領可置杖屣卽公
所號爲臺者因而廣除東西濶十餘丈南北半是鑿石層
累之以爲基高三丈餘由基東橫築一壁壁間設門入門
有巨石蹲踞可當屏由石右轉西向又一門入門北轉則
履臺之端平處北面直承而上構七楹小軒其簷宇飛覆
臺之外中三楹向北牖啟屏下瞰河西二楹爲庖滷東二
楹貯器用各分壁界門竇軒內敞豁南距數武架樓三楹

踞如龍堪輿家言此地脉靈秀亦自西北而來臨河結聚東則安樂峪西則灰山相向共抱最爲吉壤公修爲元宅樹松數百鬱鬱蔥蔥如列畫屏向後北轉則此山之拖尾也多五色石絢若錯繡逶迤而北三里許則爲雪峯峯之對面高嶺處又築一臺與釣臺南北相望曰釣雪臺嶺東西原有樵逕崎嶇不可置足自卜築釣臺因闢爲馳道北面臨淵欄以石壁輿馬往來經行宛在雲路中由馳道西下轉北雪峯之西岸爲張家村有腴田置廬治稼事以贍家之食指雪峯之東南下渡河林臯鬱然爲宣家村別墅田二百畝計歲入以資釣臺繕修之用是皆緣建置後所

增設者蓋臺之經始在萬歷丁亥閱幾稔而後告成其諸次第修補不悉記姑記其畧如此韓公名應庚字希白別號西軒萬歷丁丑成進士初授彰德府司理擢福建道監察御史歷巡甘肅山東自歸隱七徵不起稱釣臺山人云

鄉飲田記

明詹榮

與川葛子以天子職方氏出鎮山海關踰年爲嘉靖甲午法準弊裁無擾無整因次及便宜爰圖修復乃詢諸士民曰鄉飲爲我明盛典著在令甲有司奉行罔怠以替凡以興行崇化焉爾矧山海畿輔重鎮當首被聲教胡于是獨缺豈國典故靳于衛抑所司者遺也或對曰鄉飲舉于學

我高皇帝建學定制卽有之時山海未有學也自正統改元之詔始得建學第初事草鹵他制未遑今人文彬彬然日漸以著獨茲缺典舉之是待我公或對曰用本無財禮備諸物無能越者有司鄉飲之供取諸歲額斯可常繼吾衛無鄉飲額胡取之卽取足目前胡繼之處畫是在我公葛子曰嗟哉嗟哉維茲山海雖稱邊陲猶夫人也乃擯諸恒典之外若無與于化理焉者殆非聖朝同仁之制夫法無靳于衛徒執往迹無改于循習之弊人自靳之間有識者顧諉諸區區之費而止是愛物而賤禮焉烏乎可吾天子使臣職得議法責與處分是誠在我乃查近郭間田籍之官得若干畝歲取佃租若干委官歛貯鄉飲之需取給焉又下令于衛若學俾慎選諸鄉仕而休者必恪乃官箴完名高節無以墨敗者濫其諸鄉民必者年宿德六行允修無以弗檢者濫主之者則衛視篆指揮也乃正月旣望實爲創舉肆筵鬯序賓饌畢來始而迎翼如也揚觶有詞凜如也讀法有條肅如也酒食旅獻樂章間作將將如也雍雍如也旣醉而出充然若有所得環橋門以觀聽者惕然深有所感矣翌日諸士民造詹子所請曰匪創弗開匪承弗永茲舉也葛公開惠吾人至矣猶懼弗永也子其記之以告承者詹子曰衛以卽戎知方是急學業俎豆養老

所先故衛弗學厥方斯昧學非鄉飲厥業斯荒施之政教皆苟焉耳山海自國初有衛歷數十年始學又歷數十年始鄉飲國初作人覃化之制至是大備吾人果能務忠孝之實興仁讓之風以資親上死長之效適觀治隆俗美之成庶幾無負長人者之意若曰惟永是圖則法罔或限而用復弗窘葛子亦既有言承之者將無所諉也奚懼其不永

學田記

明黃景夔

治世養士哀世使士自養士自養其弊三焉上焉者自食其志無所事養守其道甘死不悔然其不遇也其困也極

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一

記

九

矣下焉者自食其力徙其業從而之他其次焉者詘於志而憊于力不能自食資于人以食若戰國四公子之養士美惡淆而廉耻喪馮驩之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可哀也已非國之耻歟三代盛時其養士尙矣然其詳不可知已後世乃有學田然不能皆有我朝無學田而有學糧府州縣有差無地無之者唯衛學則無焉竊意當是時介冑子弟罕學者衛雖有學僅存空名故不爲置糧非法不備也山海關東地民久私景夔稽而歸之公仍令業焉而出其租地四千九百五畝米七十三石五斗七升五合得諸生經試優等者十二人人月食五斗載于籍以爲恒嗚呼

爾士一夫一婦之養此差足矣此地今以前之士無養然不聞弛業奮而出者有人焉今以後之士有養矣奮而出如前焉恒也吾不爾異其奮也倍焉斯異矣然吾願爾士不惟是易曰願貞吉又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爾養爾貞吾茲觀爾處爾推爾及吾將俟爾仕哉

山海石河西義塚記

國朝

余一元

嘗讀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王政也夫王政行于上澤及枯骨其利溥矣或有行之于下以仰贊王政之所不及在上好仁在下好義殆並行而不相悖者歟山海舊有義塚數處大抵湫隘傾仄歲久邱墓稠疊幾無餘地邇有紳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三 記 十 士商民彙金作會施棺濟乏積穀備荒酌量多寡爲便民事未已也爰就西郊文殊菴右用價購撫寧縣下地十五畝益以本菴香火地五畝擴爲一大義塚區建坊豎碑冀垂永久因憶昔甲申

王師入關與流寇戰此地以西二三十里間凡殺數萬餘人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盡也值旱約貧民拾骨一擔給錢數十文骨盡竊取已葬之骸以繼之覺而遂止彼時但就坑塹或掘地作坎以合掩之耳然所殺間多脅從及近鄉驅迫供芻糧之民非盡寇盜也故瘞埋之舉上所不禁況此纍纍者非羈旅之魂則貧窶不能辨塋地之櫬孰非並

生並育之儔安忍聽其暴露拋棄而不亟爲之所哉蓋普天之下皆王土也率土之濱皆王民也以王土葬王民卽王政也下之好義要本于上之好仁方今聖人在上爲之下者相與培淳風敦厚道以爲祈天永命之助故爲斯舉者事出衆情而命稟當事慎勿視爲愚賤之私惠則庶幾近于道矣惟是在會諸姓名爲不可泯悉鐫諸石俾後來者有其攷據知所觀感焉是爲記

山海關義田記

國朝 王應期

山海莫畿東北稱雄海隅惟不附於有司是故制度緯繡典禮繁多未備予抱關之暇每詢事采物考制協軌圖肇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二

記

十一

舉焉而以財用爲磧訪之先職方氏黃公以關東瞭望地給爲學田至今居聚日繁而墾闢益廣以租而輸官者僅得其半迺與諸生議曰遺利以藏下遺典以陋上非所以成民取彼益此何爲而不可哉遂令官度之得地一萬三百四十四畝歲徵租百七十二石茲不惟供餼有餘而大事猶可以肇舉也乃慮事以授守備龔子相與量功畧趾筮日分司計財稱春平幹旬日告竣建祭五曰社稷曰風雲雷雨山川城隍曰八蜡曰無祀鬼神曰東鎮義勇武安王舉農政一曰鞭春成修有壇宇植有樹木祭有品物辨有粟米計春秋粟米之費共六十三石有奇嗚呼是舉也

魚工底績百度成貞嘉鬯攸宣禮文成秩均靈剡剡蒸民
憺憺若將共恃之夫先王之成民也而後致力於神是神
導之趨也委之典秩示之從也設之象魏協之同也律之
禁令故民樂于福而惕于禍是以時和年登而神降之福
將或恃之以爲不恐焉故曰神以幽之君以明之幽之故
綏福明之故訓化匪綏奚懼匪訓胡成斯治之大防也山
海於是乎有賴矣於是殫心綜理則守備龔廉翊力贊相
則掌印指揮石美中度畝計徵則指揮趙倫林洪鳩工効
力則指揮戴臣符英百戶潘洪王鑾嘉樂盛典適觀適成
則教授官善生員李成恩等也因併書以垂永久云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二 記

三

遊背牛頂記

國朝 李成性

予自數年前訪奇勝於久裔王子腴聞牛頂峭拔蒼翠撐
空一柱萬山迴合環列畫屏面臨滄海不辨波濤第如澹
墨橫揮平滿無際遙看巨舟似輕燕撩水點點堪疑至曉
日將升紅雲乍起晃作金光萬頃殊爲壯觀爾時便已神
飛絕頂矣至辛未秋杪偕王子來遊以九月十四日發白
衣菴抵燕河過臺頭入猩猩峪兩山夾道愈轉愈幽一水
成蹊旋涉旋行又三里許見瀑流一派飛濤驟雪下注深
潭水色正綠方可半畝兩岸草樹紫翠蒼黃秋容如繪南
壁磨石一片鐫龍泉兩字後題缺一字村金燦書王子語

予曰此所謂龍潭也予曰北易所謂潛龍者歟夫龍駕雲
鞭電霖雨寰區總於潛中得力人亦如之於斯笑燃犀者
爲多事矣出舊邊之外望山頭立石數片爲老君崖轉折
而北前渡一水懸崖在望下有山家壁鐫虎穴兩字亦是
金書穴深丈許今如勝國之社已成屋矣想開邊時虎畏
定遠之窺故攜子去耳摩壁拂苔細辨上面有七言一律
後記萬歷戊子季春八日真定將軍帝鄉望松徐道書迤
邐行來山形漸窄景物亦漸幽水石粼粼如象如馬如豕
如龜咸肥而色黑山石磊磊危者似墜峭者似升眠者似
卧立者似行賞心悅目應接不暇不覺數里則至宏量寺
寺乃背牛下院凡遊人至止爲解裝休騎之所各換輕衣
便屐攜杖遶出山後遠望山門縹緲空際亂石之下則有
蒙泉涓涓始流是爲水源至于觸石赴谷因物肖形或緩
如帶或急如絃或直如矢或轉如環行則爲瀨止則爲淵
懸則爲瀑聚則爲潭濬魚龍之窟宅費僕馬之盤旋嚙山
露根漱石出骨偷雲取影弄日流光風來面皺月到心澄
千態萬狀百折不迴披蘿尋徑又三四里見石丈植立名
將軍石此處遙呼則上頭相應開關下迎代負行李過此
則漸逼山麓聲不上達矣西豎一嶺名爲砂鼻高可數里
鳥道紆迴俯躬差力歇足數四始造山崦其南爲懽喜嶺

直北則登山線路也石磴嵯峨僅同馬鬣飛梯三處勢似
猥攀後人繼前直視足底自崦口至山門可八十餘丈雖
稱陡絕石牢梯穩步步可攀只須定神除其恐怖則與康
莊無異梯窮之處斯入山門形如圭扇遊客到此恍似升
仙疑與世塵隔絕矣山門之上平臺短壘可以凭眺松石
引路俄到梵宮彩椽朱戶金相玉毫宛一極樂小景其大
致負山面海吞吐烟雲俯視群山如丞如尉若孫若子不
可勝紀恍惚前聞猶未盡也因思高山路峻尺木抔土皆
從下來古音上人成此傑構住山之功豈在開山者後哉
晚聽梵響清圓頓覺浮生無住熱腸欲冷起行松下見涼

月去人才隔數尺踈星底岫舉手可捫清狂欲仙曉峯升
日晴暉滿簷不下禪榻而海山盡在目屋後見方潭一碧
雲樹倒影如現鏡中乃鑿成天井以儲水者迨上一級地
勢平廠無梁殿內供望海觀音有碣記叅將谷成功造因
話此中飴香鳥乞果熟猿收靈羊聽經猛虎戢暴北植鯨
音一架蒼蘚斑剝扣之清遠石畔萬松插壁鍾路迤西百
餘步則懸崖之下愕然一洞中二丈許不甚平廣然背風
抱日溫煖如春石井居左翠栢叅前右壁鑄海濶天高四
字字如人大筆勢蒼勁題叅將林桐書復循舊路過偏坂
斜穿松徑西北里許始陟山巔分爲兩頂西頂稍高遙望

都山積雪如玉東頂有石如牀松株攢秀可以眠卧忽聞
濤聲驟至因悟杜工部詩萬壑樹聲滿殆謂是乎獨背牛
古跡無可覓處老衲或云三峯師聞牛鳴山後卽以名頂
至今山脚有牛象云想當然矣茲山深路僻又以險聞文
人墨士無太白之豪東坡之逸往往望而却步故山之奇
勝至今尙未發也予與久裔搜尋雲秘一紀勝遊好事君
子或將覽焉

雲從書院記

國朝 王 臺

人文之興或曰天運或曰地鍾二說皆是然未可恃也予
直以爲存乎其人昔文翁化蜀文定授湖唯是萃而處之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二

記

十五

程而課之士遂蒸然崛起卽殊方絕徼莫不嚮風歸化未
聞移變其星野更定其岳瀆也則人心之靈於此徵矣撫
寧號巖邑連關接塞應尾宿之墟馬頭兔耳渝水陽河種
種爲邑勝槩往歲登甲乙籍者不乏人邇乃寥寥晨星垂
四十禩或以堪輿家言建浮屠于南之紫荊或西闕郭門
諸建置不一前令惺涵崔君加意學宮其尤最云然今寥
寥如故余不佞承乏茲土求所以興賢翊治不敢自後于
前人竊以文物盛衰關天地轉移屬人文與其乞靈於天
地固不若乞靈於多士也乃卜之學校迤南得善地捐俸
貲帑羨若干繕創書院一區堂五楹東西廂各三楹亭一

楹厨饌供張具備繚以周垣集諸生課藝其中月三試之
別有條約甫兩月落成會閩大使莊公以使過臨余請名
其堂公題曰雲從蓋取易雲從龍義也夫龍之需雲以靈
詎不昭昭要之非雲靈也有龍之靈而後雲從之以靈也
假令螟蛉當前徒抱空質卽翬然蔚然噓以泰岱濃雲亦
何所益故士患不爲龍勿患雲之弗從也雖然應龍之神
蟄以存身不存不可以奮屈伸變幻從泥蟠時陶成之躍
而雄飛直須時耳諸生誠勿以土俗局限藻乃志凝乃神
相觀相長挺然以神龍自命就先資之業儲爲霖雨源流
泉淳冲而徐盈有不躍然而起驤首天路潤澤寰宇者吾
永平府志

不信也然則雲龍一區謂非諸生存以高奮之地不可彼
邀靈天地者其爲不足恃明矣不然者泄泄寬假今日俟
氣數明日易山川恐星野岳瀆必有笑舍已之田而芸人
之田者多士勉之撫之爲蜀爲湖將拭目觀之矣

置學田記

國朝

劉松

樂亭學田不一而足惟河東高郡公學租良法極便諸生
予視事後私心向往之因查縣額有柴夫之徵遇閏加派
不無餘羨長令公費率取於斯庫胥緣舊例請予應之曰
否否凡茲國課秋毫皆官帑也奈何自爲出入予向白之
二千石支解七十金爲學田之需予之素心人已耳而目

之矣今旣饒微息何不自爲吾子弟計庫胥極言無幾少
俟再聞予復應之曰如必取盈而議田則予嘉惠斯文之
心能久稽乎且予嘗爲諸生稔知四民之業惟士獨高而
士之窮者則較他途獨苦樂庠不乏素封中豈無雪案螢
窓抱膝永夜者予雅志勤民獨緩咕嗶之家師師謂何隨
捐俸金二十兩並柴夫支解之剩者湊足四十二兩八分
適曹家庄何尙文變產不得因罄值付之易堪種之田七
十六畝七分歲租五兩三錢六分九厘冬底油炭可市千
斤遍給諸生雖涓滴之水何濟飢渴予一念不自潤之熱
腸頗亦慰快竊念謫劣無似尙能出閨派遣膏壤嗣後賢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二 記

七

者接踵樂庠之田難以數計矣濟濟青衿其觸目警心焚
膏繼晷歲歲季季無忘翺始之意聯袂而起更以予之迂
圖布之庠序予亦有榮施哉行之二年諸生德予甚衆倣
高郡公學租例勒諸堅珉予辭不得已命筆記之是地南
北長東西濶東至趙計時等南至何尙文等西至徐仲山
等北至徐仲山等佃戶趙彥登等歲無豐歉租無增減絕
不更易以滋紛擾不腆油炭惟資諸生他無與焉亦效高
郡公之芳規也並記之

平山遊記

國朝

許令典

男兒志在四方上不能爲國家佐命策勲垂青書白次不

能爲一身趨時媒進躡膺升階庸庸碌碌逐隊隨行間膺
任使出關塞閱馬戎歷山川逢夙好十餘年陳人面孔相
向欣然若新亦是四方快事其忍泯諸平山年友韓繼之
與余同師門同吳令同杯酒嘯詠山水興契最厚一在海
之東一在海之北居最遠自辛亥至甲子別最久其間居
處不同坎壈一致邇來繼之偶困二豎信信相慰兀坐齋
居絕不見客惟冀余一見之爲快茲歲冬仲

天子遣大司馬經畧三韓有犒師之役遴開曹郎往余以
是月廿八日冒雪昇金其行徐徐臘月六日過榛子鎮晤
繼之喜劇匆匆卽去初十抵關十一移寓陳司馬爾翔署

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二

記

六

中午後同爾翔出關十里飲望夫石戎裝躍馬壯哉十二
董司理醜公至復飲十三大雪不能行燒燭擁鑪飲至半
夜十四同醜公還十五宿其署十六赴郡伯陳如有酌宿
繼之郡居小年齋中其子廣業字子有主之又貽余詩有
天涯鷗鷺皆兄弟膝上兒童作主賓之句十七同繼之從
弟開西西賓管席之遊平圃圃依北城西鄰蒙恬井又名
扶蘇泉泉甚冽南構一亭于石壁嶙峋中曰平山石隱雪
中如嵌玉出城東三里爲驢槽村俗傳爲張果老餽驢處
隔淝水臨榆關孔道一樓曰飛布當酉戌東圍失守風鶴
屢驚人心惶惑繼之日帥諸弟子習騎射投距賈勇以安

集之俾無恐冀露布早捷故云內有墅畦清逸堂枕雲居
撫絃室三徑紆婉軒殿高閣一帶陽山盡收曉底卉木繁
植兩葡萄高數丈夏月綠陰可蔭數畝尙多曠址經理未
竟繼之休沐來次第所構別業止此十八開西拉游侍御
公土門莊在北門外里許卽李廣土門寨四面皆山庭前
突起一石高丈許曰土門一柱循墻而東南面皆松摘唐
句曰一望松門前有馳道夾道有荷一亭曰采蓮稍上又
一亭曰隱松出土門東北里許踏水涉淝爲李確齋方伯
萬柳莊莊臨流亭曰醉流壁有朝鮮使臣柳夢寅排律十
六韻植三松曰三大夫亦以李氏三世爲大夫故西有傑

閣高數十仞曰輕陰閣外多奇松垣外富棗栗今屬其後
諸生李熙字春如卽繼之東床也暮歸東城禮碧霞元君
祠祠松更奇又南數武爲開西梨花莊又名皆可園園內
亭曰醉雪入城登恒足堂爲司農郎永豐倉公署登堂南
山一帶盡在几席青翠層疊若拱若屏北平大觀也西詣
郡庠謁 宣聖觀五松又勝元君祠平山奇松甚多此更
絕恨不能寫之歸耳十九開西復拉出東門十里盤谷深
靚上下谿坂遊劉麻二山劉山爲侍御西元公手築調象
居居後皆石壁藤蘿牽望高峻不可登前卧一石如象鼻
裊裊欲動騎象而觀四山凸凹起伏萬變余笑曰若隱此

中縱潢池兵起能深入谷中犯狂象鼻鋒乎北里許爲響
水峪水堅響絕西二里爲麻山山有石鼓高丈圓半之踞
之彭彭有聲曲澗水至淙淙不絕今亦凍雪中山房有侍
御公手書絕句云松樓待月三更後石鼓催花二月天近
日麻山松又好明年花月共誰憐時年七十有三明年化
去亦詩識也劉麻名非古其買山自劉卽劉自麻卽麻山
非舊而姓空留余題一絕云滄海桑田幾變更住山何必
以山名天台玉女知何處祇有空名未識荆二十別開西
席之而西子有攜榼餞余城西二十里夷齊廟廟乃元時
所建據地清高如其人周遭皆石石最高處有清風臺臺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記

二十

前繞古松後臨灤河深廣倍他所水北平石爲孤竹君廟
廟前水中又一石隆起非舟不渡有隔水而祭者廟無守
漸圯當事者當圖善後毋令子掩父也二十一巳刻復至
榛鎮繼之繁祉堂堂左右皆煖房與其仲兄成之炙胡餅
列長几呼盧共飲繼之久戒酒猶喉癢攘臂一擲盡興乃
止醉卧輒榻有奇温次日強別猶遽期繼之旦暮出山重
會于三竺兩湖之濱不知得此勝緣否大抵平山之勝未
易覩縷其山自三河始東至榛子鎮而鎖故繼之王父封
侍御公自九百戶徙居始一傳而贈長洲南立年伯以明
經薦高尙不仕積功累仁爲鄉祭酒南宮之捷繼之始由

鎮而東二百二十里至深河復開北山連塞山頂粉堞如綫南卽海至關山盡海無涯其水自塞外潘家口入大溪細澗曲折激泓無所不訖各家園亭藉以點綴蔽流巨木不減鄧林魚大而肥冬月冰堅漁者卧冰求之卽得松皆可栽獨盛於侍御土門劉麻諸山諸松皆奇更奇於郡序五株寒威減于關上烈于長安風氣龐厚不逐纖趨吾不知其他若韓開西爲繼之從弟與余無生平一見如故子有甫弱冠端凝善承父志視余如父飲余如與其父飲不必將命榛鎮次公成之亦別十五年視余如兄見其三子居業修業昭業異姓同胞恍然一家不知孰爲許孰爲韓

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二 記

三

也諸子咸執執問盲裁句索和無不心賞噫韓氏先世之培植如彼其厚也滿門之和氣如彼其蒸也子弟之美秀如彼其稠也受于天乎受于人乎受于山川乎此行興殊不淺故呵凍記之以志山川人物之勝美哉繼之占之矣基之矣

遊清風臺記

國朝 倪承寬

永平郡西北二十里乃孤竹君舊封地前建夷齊廟後爲清風臺臺下俯灤河灤水經焉河北小山如蛾眉山前祠孤竹君余校士永平試畢啟行乃迂塗拜廟下至則石城嵯峨碑碣林立地多古松其尤異者三一如偃蓋高不踰

六七尺下可坐千人一如卧龍北向作怒攫勢一則矯矯入雲絕頂一枝倒落至地而起皆畫格所不及余偕賓友登堂肅謁清聖徘徊松下久之爰自東入後礮西轉登山拾級上古屋三間下瞰灤河如帶關外松聲肅肅心目俱靜此則清風臺也太守謝慎庭遣呂師放艇崖前獲巨鯉酌酒宴客時日亭午微風乍來雲影波光相掩映於空山寂寞之中此境如出世外余從後山石徑至河涘坐漁舟沿山行仰視山北面石壁如削中多巖洞嵌空玲瓏西崖下一洞如小屋左有石門一尙存其右則闕迤邐至東壁河中側眎微有字跡不辨因刻舟傍崖石剔蘚諦觀得明

月清風四字字幾廣二尺顧石質麤又風雨磨滅刻畫之跡僅存十二三而筆致灑落如虞永興旣登岸質之太守則郡志未載也余謂太守曰宇內山林泉石所在足供游覽顧游覽之人何如耳余奉命校士諸州郡日不暇給公等有守土責亦未遑發興來遊此地今之片刻宴集其偶然乎且游亦不一竹肉繁喧羅綺雜沓則傷侈枚筴孤征興盡獨返則傷寂冠蓋酬酢俯仰跼蹐則更傷俗如此不貽笑山靈見鄙清聖耶然則得山水趣者乃不負山水耳顧當日之游此臺樂此境之閑曠而後大書勒石冀垂名於無窮而今數百年來不獨

不得其名而并此孽窠大字亦付之空山風雨之外幸余之一過而摻得此四字又不能重鐫舊刻發古人之幽光則後之不與余同好并舍此不顧不知凡幾矣吾乃今知山水不負人人自負山水耳晚抵沙河驛記此皆乾隆庚寅暮春晦日也

遊九蓮菴記

國朝 王金英

郡城東十餘里爲陽山古陽樂水出焉其陰有小寺卽九蓮菴也同年友孟炎初嘗言其可遊而予未暇往學博丁遠亭會偕同僚遊之句意若歉然未愜蔡夢堂聞之曰是未嘗造其勝耳癸巳八月晦日縣尉方君具壺榼相邀遠

亭以夢堂之言乍疑乍信亦奮然從之益以學博李君處士蘇君凡五人並轡連鑣出郭外是日天氣清朗秋光如拭過驢槽村小憩由紅坡南入山山嶺起伏倏升倏降約五六里許至張家溝而徑漸幽紅葉離離拂帽簷諸君咸相顧色喜旣而攀磴而上林際隱隱見墻屋則庵在焉規模頗隘佛宇三楹左右廂數楹而已山僧延入客座望屋後峯巒嵬然予曰是可登乎僧曰否否予曰聞是中有山水佳境從小屋穿出其安在耶僧乃導予輩行至則羣峯環拱萬松夾澗水聲潺潺起足下心目豁然蓋別一洞天矣遂於清泉白石間各據地坐李君欲窮泉源獨傍崖迤

邈行山石犖确不得道而返老僧攜茶菓至遠亭向索象
棋與李君對着蘇君從鞞鞞出紙筆作繪事予嗒然且吃
茶忽憶老友楊默堂侍御詩曰四海幾人成獨契百年此
石亦三生不覺喟然發嘆遠亭廻顧曰君殆有所思乎予
謂之曰人生蹤跡如雲隨風飄飄然不可拘執予與諸君
東西南北之人也忽而聚於郡忽而聚於是山且居郡數
載偕遊者屢矣而獨未嘗至是山南臺非不可以眺遠也
清風臺非不可以弔古也而幽窅之致則俱不及是山是
山在郡境閱數千年曾無人亟稱之近日夢堂炎初稱之
而言之不詳要非身至斯地不能言之之必詳也然而身
至斯地亦不能言之之必詳也惟自得者心領之而已諸
君皆曰唯唯是不可以無記故援筆書之

天台山雙泉寺記

國朝 陳鍾琛

余生長山陬遊跡幾徧天下每于山水之際結癖良深一
行作吏得永平之撫寧撫故多山嘗于簿書之暇縱轡尋
幽有所得輒欣然忘返戊子春偕友人探勝于天台山憇
雙泉寺其地崇山奧衍競秀爭奇遶寺多種梨花時瓊英
繽紛恍入神仙窟宅顧僅神宇數楹遊人倚徙無所乃與
住僧正化言而慨之僧前席曰是寺也舊在茲山之東嶺
結茅而居名飲泉庵形勢逼仄殆不可狀雍正七年始移

建於此而雙泉寺乃得名焉草創粗完規模狹隘乾隆二十七年僧焚修寺中鑲金葺治以今視昔蓋已畧爲寬廣矣當時本欲備精舍繕繚垣旋以經費不敷而止至今僧蓋心焉念之弗敢忘因爲余言某處可以建房某處可以濬池指畫地形井井不紊余爲之嘖然而喜囑之曰勗哉有志者事竟成毋負此一腔善念也繼此二年來正化墾闢地利加以抄募竟于辛卯之春鳩工庀材次第修治旣蕝事來告余曰僧今有以報命矣山門改建三楹作敞軒式以資眺遠門東置羣房五間殿仍舊制而丹堊之前增東西耳房各一間後築圍墻數十丈菓木周匝蓮池清深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一

記

五

不敢云爲山靈別開生面庶幾一招提深境矣請公落其成而記之會余適以王事馳驅未卽踐約然而峯巒林麓之間神遊蓋久聞正化言境界已歷歷在心耳間默念寺旣改觀山益獻技從此可以快遊客之登臨供騷人之嘯咏則天工將藉人力而益著正化之用心可謂勤矣爰書數語以付之他日吏事少閒行將再命遊屐曠觀新構回憶前緣必且坐卧低徊流連不忍去則余山水之癖亦不至銷磨于塵氛俗障中也是爲記

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一

三

論

李將軍論

四

余讀李將軍傳而悲之悲其數奇不封也悲其數奇而卒至自殺也王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豈將軍之過不得侯者也廣之殺降罪矣然廣之不侯以數奇而卒四十萬項羽坑秦降卒二十餘萬皆以凶終安君羽爲楚霸王廣所殺八百餘人耳其自殺者其不侯不以殺降廣卽不殺降吾固知其不侯也之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道哉夫萬戶侯天子意耳何必高帝文帝以代來功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論

二十七

昌壯武侯以奪呂祿印封劉揭陽信侯又封淮南王舅趙兼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清郭侯常山丞相蔡兼樊侯此數人者豈當高帝時百戰得之者耶相者相鄧通當貧侯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于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通竟富矣夫帝旣能富通豈不能侯廣乃嬖佞倖則有權任將帥則無力何逕庭哉是知文帝本無意用廣特借高帝爲口寔耳他日與馮唐語撫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問之唐因言魏尙然尙之才未及廣也且以同時之李廣委之高

帝而顧求異代之頗收亡調甚矣予因嘆文帝號稱恭儉
至於用人往往失之嘗說賈誼任公卿之位而絳灌之徒
害之坐宣室問鬼神夜半前席自以爲不及卒擯于梁以
死誼之才不以相廣之才不以將文帝爲何如主哉夫以
文帝之主且不用二子誼之所以短命廣之所以數奇也
若廣之自殺殺降也而衛青不能無罪焉以廣之勇結髮
與匈奴七十餘戰使居前一當單于其功可勝道哉乃徒
廣部行回遠而軍亡導或失道卽失道不至死廣老將獨
不能少假之耶又使長史責之急是廣之死青殺之也或
曰青陰受上誡以廣數奇毋令當單于然使廣死于刀筆
孰若死于戰陣之爲愈哉廣之壯也文帝惜其不遇高帝
時及武帝用兵以廣老弗用此廣之終于數奇也吾是以
重悲之也

議

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一

論

三

西北水利議

國朝

徐貞明

當今經國訂謨其大且急孰有過于西北水利者乎雖然
槩而行之則效遠而難臻驟而行之則事創而未信蓋西
北皆可行也盍先之于畿輔畿輔諸郡皆可行也盍先之
於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之地皆可行也盍先之於近
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之地皆可行也盍先之於數井以

示可行之端則效近而易臻事狎而人信京東輔郡而薊
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需者矧今地負山控海負
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水利尤易易也予
所屬二三解事者蓋徧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
示如指諸掌也爲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
平一引而至比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卽可修
舉以兆其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谷縣之
水峪寺及龍家務莊三河縣之唐會莊順慶屯地皆其著
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崖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莊城東
則有馬伸橋灰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及夾陰流河
永平府志

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之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爲闢其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于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助其力何至連阡以棄鞠爲茂草乎至于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八百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萑葦彌望而繫名于勢族然葦之利微卽勢族亦無厚入於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於葦卽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何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欲舉其議而行之茲

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而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於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夫事有小用則宜大則局而不通大用則宜小則窘而難布茲其試之一井究之天下無不利者事有旦夕計功而遠猷不存積久考成而近效難覲茲其暫之歲收久之永賴無不利者特端之于京東數處因而推之西北一歲開其始千年究其成而萬世席其利矣

濬樂亭支河議

國朝 陳金駿

余續修樂志作襍祥志檢舊籍知邑被水患至數而本年六月事又余所目睹者竊以邑承灤下流自塞外千餘里柳河寬河之水注之入內地合澈恒長清橫漆諸水迸會于茲以一水當衆條之水以一邑當衆邑之水而又地勢平行土脉疏惡此非天行之愆惟地勢然也蓋水之受源遠者必使有所受以納汪洋之勢亦必有所分以殺奔迅之形今邑之境內經流者惟青灤二河外若戴家河賈家河杜家河苑家河董家河三岔河深者不過三四尺夏秋水盛乃通則河身淺而水無所受可知矣又邑本以兩河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二

議

三

夾送自景泰間河徙東灤河絕凡附灤諸支港如沙城社河龐家河中淀河皆絕則河流直而水無所分可知矣愚竊以爲天下事與其周章於臨時何如計議于平日與其散財賑粟惠民於窮約之中何如有備無患措民於熙皞之天請以每歲冬春之交塞外水絕河流蜿蜒凡邑中舊河故道悉行挑濬其爲今時河流所及者挖之使深使水之勢有所受其爲今時河流所不及者決之使通使水之勢有所分則潦以爲洩者旱亦以爲備不誠一舉兩得乎况前人之已事如白河爲患于順義劉天和請以堦杓數千具治河官夫遇淺卽濬此先其事而後水有所受也會

同河子牙河爲患於霸州王鳳靈請多開支河聯絡相屬而委輸於海此先其事而使水有所分也先事不治迨乎旣事貲費而無功不旣晚乎說者曰凡民難與慮始可與圖終昔之舊河陵谷旣久漸成田廬况邑多旗庄地內府稅糧所在未可輕議予曰唯唯否否苟曰舊河本非民之所宜有况平原壤土疏故港鑿新渠蓋亦數十年來京東之 功令曩者

世宗憲皇帝命怡賢親王躬歷郊原盡力溝洫引港疏渠開京畿水田數百萬頃維時若灤若遷安與邑接壤亦各開水田數十頃唯邑未遑特乏任事之人耳灤與遷安不皆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二

議

三

五百里內圈地乎使誠孚宜洽熟議詢謀捐小利成大功於舊港疏淪外更相河流兩岸窪灘地因其高下開濬長渠近海者兼行潮田法吾知斥鹵變爲膏腴分水之道旣多奔騰之勢自減人歌樂愷土慶安瀾與鄭國史公並懋不朽矣豈非民之所樂從哉

辨

叩馬辨

國朝 俞長城

史稱夷齊就養西伯遇武王觀兵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遂逃去耻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俞子曰夷齊之餓信也夷齊之諫誣也禮諸

侯七月而葬當是時武王卽位十有三年矣安有父死十三年而暴露于野者說者謂虞芮質成之歲文王受命改元會孟津在武之四年武之年仍文王耳是則天子在上而改朔易號其罪大矣夷齊在側何無一言旣不能爭且就養焉至觀兵而始諫噫晚矣智者不爲也故謂武王之不孝者誣也至其所謂不仁尤不可不辨夫紂在天下分天子也德獨夫也不伐商紂暴益甚紂暴益甚而天下被其毒者深矣仁人固如是乎天命無常有德者王武之伐紂非特人心有天道焉洵如夷齊言將不逢堯舜終古無易姓之事也且伐君者寧自武王始哉書曰造攻自鳴條

餓死則是武王非聖人也其父惠鰥寡其子棄賢良死墓且有封生人不得食卽謂之不孝不仁也亦可

山戎國辨

國朝 陳士元

春秋之山戎在黃帝爲葷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日玁狁漢曰匈奴齊桓公越燕以伐山戎次孤竹還杜預云山戎北狄胡安國云桓不務德勞中國而事外夷爭不毛之地又按唐李德裕幽州紀聖功碑云北狄之裔或曰獯狁或曰山戎是山戎之非燕地彰彰也今舊志云灤在春秋時爲山戎國通典亦云灤爲山戎肥子二國地誤矣

公孫度平州牧辨

國朝 周 宇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辨

三四

遼史及舊志皆以灤爲漢末公孫度所據綱目書以公孫度爲遼東太守史譜云度元菟人初平初爲遼東太守自立爲遼東侯傳子康及孫淵按漢獻帝建安九年曹操表封度爲永寧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爲是度與遼西右北平無與也考度之別傳自稱平州牧東夷九種皆服事焉豈以漢之平州爲隋唐以後之平州而誤耶蓋漢之平州在遼東元菟樂浪等地隋唐之平州乃盧龍石城馬城晉漢所謂右北平遼西地今之永平是也漢靈帝中平六年劉虞留公孫瓚屯兵右北平瓚殺虞盡有幽州是遼西右北平入於瓚矣瓚死於獻帝建安二年豈度與瓚同時

而誤耶

說

周將軍故里說

國朝
靳榮藩

遷安之南六十里爲新店集或曰此周將軍遇吉故里也
考明史

大清一統志

盛京通志山西通志并以將軍爲錦州衛人錦州今隸奉
天升爲府距遷邑千里而近而以故里加遷邑何歟或又
謂新店多周姓卽將軍之裔孫奉其木像甚謹夫將軍爲
故明守寧武其像設當如明制而聞其服色已與今同又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二 說

三五

何與予嘗以事至新店詢所謂周姓者鮮能識字惟藏判
牘數紙漶漫蝕蠹畧可辨認順治十三年有名鼎者自遼
東來官台州右營都司駐防仙居縣沒於陣

國家獎其忠烈許襲拖沙喇哈番註籍通州左衛之左所
數傳後其世職爲同宗者襲去而都司之裔遂世爲新店
人因奉都司像先是武臣五品以上例封將軍其以爲周
將軍故里蓋因乎此而指爲遇吉則舛也都司自遼來或
亦遇吉之宗人顧譜牒均無可稽而以故里加新店則愈
非也然因其非遇吉而并使死事者之子孫里居弗傳亦
過也予故爲之說以俟遷邑之編志乘者

盧龍質疑一

國朝 靳榮藩

後漢書烏桓傳曹操大破蹋頓於柳城魏志引軍出盧龍塞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綱目質實柳城故城在永平府城西二十里而與集覽俱以盧龍塞爲盧龍縣吾意不然今之盧龍縣卽漢肥如縣也隋開皇十八年始改新昌爲盧龍在操時本無此稱操於二十里內不賈勇徑進而紆迴曲折由白檀平剛以歷涉五百里之遙曾能軍者而如是耶而又何貴乎田疇之導况前漢白檀縣屬漁陽平剛縣屬右北平自永平以達柳城二十里之間其無此兩縣可知也魏志上徐無在盧龍後而徐無山在

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二

說

三六

今薊州州在永平府西操自洛陽來豈能越徐無而先入盧龍縣哉至集覽以白檀爲徐無東北之山質實曰山在密雲縣南二十五里古有白檀樹故名其檀樹之有無姑弗深考然五百里之內宜舉其大者要者未有甫舉徐無而又指此山者也且操破蹋頓攻其無備也先至永平已使之有備矣而又旁出空虛以幸其無備操之智必不出此蹋頓偵知操于未至柳城二百里之外而不能追偵操于初發永平二十里之內豈事理之可信者哉竊意漢之盧龍所該者遠以地形考之當距密雲順義爲近故一統志謂白檀縣在今古北口外承德州界而平剛當更遠於

鮮卑爲近故可以東指柳城耳遼史以錦州之廣寧縣當漢柳城縣一統志雖辨其誤然永平之柳城軍在昌黎縣西南者唐永泰元年置蔚宗承祚豈能預取隋唐地而書之集覽質實亦欲漢魏人觀後世書耶

盧龍質疑二

靳榮藩

顧寧人京東考古錄辨柳城甚詳而於盧龍則未之及朱竹垞日下舊聞引呆齋集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城者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唐時爲范陽藩鎮安史反後更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薊以名州移盧龍以名縣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之盧龍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說

三七

與薊在此也則盧龍去幽州甚近距永平之柳城軍可云五百里矣然安史反後始更名盧龍承祚作三國史不能預知安史之變也一統志柳城故城在土默特右翼西漢書地理志遼西郡柳城縣西部都尉治曹破蹋頓猶後漢也魏志柳城蓋指此耳

疏

景忠山碧霞元君上扁疏

國朝

尤侗

伏以玉簡封高震出東方之位琳宮祀肅升中左輔之區咨四岳而稱尊指九天以爲大采衣如睹香瓣維虔恭惟碧霞元君職主天孫恩推衆母體上帝好生之德作下民

司命之功風人雨人不崇朝而遍天下願我復我亘終古
以育人間固合四表爲瞻依僅見三屯之巍煥鳳笙錦曲
春飄渺穗繞猊床瑤草金光晝有無花迎雉扇洋洋乎在
其左右風馬雲車蟄蟄兮宜爾子孫珠環瑜珥爲岱宗之
別館是造化之權輿伏念侗江左儒生邊隅俗吏偶馳驅
而客止恍連蜷之靈留稽首慈雲如渡海南之筏洗心仙
露疑趨蓬島之塵未薦悃於蘭蓀敢銘詞於綽楔仰祈鴻
澤下逮烏私有妻曹氏方當夢燕之期有子珍郎甫及戲
鳩之歲願邀神佑獲遂天從賜以如意之珠導以延年之
藥生男歡喜勿同生女之悲酸養子恩明差勝養兒之恩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疏

三

魯三生有慶大德無疆庶錫福於臣門長銜恩于帝座謹
疏

莊嚴慶福寺佛像殿堂募緣疏

國朝

石 申

薊門而東平沙廻野旣鮮蒼山秀水亦無古刹幽宮三百
里至我永平始睹有川巖之勝至關門百餘里南臨巨壑
北走太行廣大精微無不備具而亦止有斗菴丈室一二
土僧點綴林泉應酬齋懺事耳從未見有剏闢道場莊嚴
佛土能容僧法宏亮鐘磬者余以順治十八年告歸灤州
一年中州之一邱一壑無不探至至二年抵關俯海從余
子占一訪山人朱公於撫寧縣北之蟠桃菴歎其水石之

奇林果之茂而菴中煨煤燒地炕與春氣相烘發盡宿談
讌地主有副戎傅君都司文君諸生馮子李子次日互攜
酒餉與朱公各爭豐盛至暮酌醉不下百觴此日飲量再
倍平時諸公留連爭相投轄余以俗事期迫跨蹇策行見
西北一帶山光峯勢程程迎送應接不暇三日抵舍巖壑
之氣勃勃心面因決計于初秋再往仍是五六人前從遊
者過他山而不顧徑赴石門寨不入城止于馮子之別館
余子占一不果來其諸他主皆至與朱公夜商晨出之所
向公云去此十五里有棒槌崖者乃戚南塘之舊蹟有余
釣石在焉關帝祠雄壯蒼幽可憇也其意欲先衆舉觴衆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二 疏

三九

云不如二十五里向白家山先其遠者後其近者作歸計
緒遊有餘地次日遂並驅而前過石河歷村聚聯亘環折
民氣熙樂籬落房壁豆架壺棚采鮮蓄乾家閒人樸見客
來至咸異咸熹泉溪爭流濺迸塵跡幽邃欲極忽焉豁坦
蓋無幾何時而至山也肩輿漸陞曾無險仄高處更平皆
種穀菽垂及望寺路旁皆榛叢不踰尺隨手掇取盈腴可
食遙聞鐘聲蚤有僧衆十餘輩拱立路側導引而前有侍
者數人揖客而通詞云師在山門久等甫至則老僧相迓
余見其威儀之整齊迎客之班次蓋不待見老僧而知其
爲守律謹嚴師範也其開山剝業也宜哉登堂謁佛卽瞻

後殿崇階石砌配廡宏敞入講堂方丈皆精潔有條理而又有別院兩區爲十方僧檀所足容石工木師經營未畢相揖茶次老僧禮恭貌靜而樸情苦相存焉寺後址盡山巔直北百十餘里通邊口疏鑿堙塹盡可行車東西瞻眺所覽無極由後復前殿臺而南無所礙矚觸目皆蒼盪胷皆秀其豁然開處如八達之綺疏其密然闢處如四週之屏障其屹然立處轟然起處斷焉續處合焉分處不可方物處不可捉擬處疑古大將之布萬陣於邊陲又疑三世佛之交照於圓光而諸人天之環樹幃於雲際也其奇也如此蓋此山適當衆山之中而衆山無不聳峯削壁干霄

老僧不過僱工估料擡石扛木雜諸人役中助一手足之力一布一鞋之外未嘗敢耗一錢也僧幼零落幾凍餓死賴山莊人救活中年始入釋門不識字况佛法只知有勤苦爲懺悔也基旣立則業興功旣舉則人集一切僧衆自爲山寺而聚僧以諸檀所散體其心而養其來者無厭焉非有重於僧而爲社爲道場也至於衆僧飯而僧啜其餘衆僧休而僧躬其役則二三十年如一日此一種老寔心願未知於佛法何若而寔爲大衆所鑑憐今日非貴官居士來亦未向人發一語也余與朱公暨各客皆聆而傷之重之乃知其入門相見樸苦之狀有由也又相與贊之以

爲眞苦行頭陀也何患事業之不建况大工垂成於八九何患山門之未闢天龍相好無不畢具棟宇墻扉無不莊堅何患金碧之無資而光輝之不麗也哉孰知余去此甫二年而遂有魔之侵賊之劫突如其來者哉其詳委難言而老僧竟不得終其居而去矣誰復有終信大法惜此餘緇憫此精藍而爲世尊一掃塵埃慰龍象之泣者因憶在山住遊三日見山下驟負水來問山無泉乎僧云泉礙殿基故塞之余聞之而愀然不悅但云可惜豈意佛法亦在風水耶自是歸而從朱公盤桓其崖石幽壯果不謬而事跡有出南塘右者當另爲記嗣是余來京僧去寺忽忽者

共十年今秋余告艱病卧忽守山僧來省云有城內貴官
某某慨然發數百金已置金粉丹青諸用料爲山中佛開
生面並繪采殿廊而窘于工力之尙有所需乞書一疏而
募助之余歎曰余筆之不文也難勸人也中外之皆貧也
難捐財也而山事之垂成而忽壞也難再舉也雖然不敢
謂天無悔禍心不敢謂人無力行志不敢謂佛法之終斷
此有相功德不敢謂尾宿之不同於恒星而闕其瑞應又
豈忍謂我永平郡山海之滙靈秀一現而卽晦不自
聖朝太平時一開闢而待異日後之重表章也故曳疾走
穎不覺情詞之遂長也

碑銘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唐

韓愈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
召太史尙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宏正始
有廟京師朕惟宏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
乃以教付厥子維宏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
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
欽哉維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
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
史臣克作爲駟駟泮闕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陵今天

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
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
案魏博節度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
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宏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
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心
不附迎宏正于其家使領軍事宏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
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
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
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
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唐
永平府志

繼古帝海外受制狎于大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
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
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署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
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考核度程提
壘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
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囊兜戟纛以
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
哉維汝忠孝子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娠賢梁國是榮田
侯作廟相方視陟見于著龜祖考咸喜暨爾田侯兩有文
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爾

祖爾思

沂國公魏博德政碑銘

唐元稹

陛下以元年正月壬戌詔臣稹曰朕有臣宏正自魏入鎮魏人思之因守臣懇狀其德政乞文爾司子言其文以付臣拜稽首退而奏書于陛下曰始安祿山以元宗四十二年盜幽州兵劫擊郡縣踰關據京天下掉撓肅宗征之海內甫定而夾河五十餘州或服或叛更立迭奪廢置征伐朝覲賦入之宜皆自爲意五紀四宗容受隱忍田承嗣始有魏博相衛貝瀆之地承嗣卒以其地傳兄子悅悅傳緒緒傳季安旣而季安悍誕淫驕風勃蟲蠹發則喜殺左右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一 碑銘 四

漸及骨肉往往顧妻子曰安用此由是內外惴悸妻元氏因人不忍移置他所餘一月乃卒是歲先皇帝元和之七年八月也季安子懷諫始十餘歲衆襲故態名爲副大使而家臣蔣士則逆虐用事士衆不分服日夜相告曰田中丞與博大孝敬于軍謹廉讀儒家書好言君臣事儻可依倚爲將帥乎聞者皆踴躍一朝牙旗丁衆來捧附與仆地不肯起衆亦不肯去乃大言曰爾輩卽欲用吾語能不殺副大使且許吾取天子恩澤洗汝痕穢使千萬衆知君臣父子之道從我乎皆曰諾遂殺蔣士則等十數人以興知留後事移懷諫于外明年歸之朝蓋七年之十月四日也

興乃圖六州之地域籍其人與三軍之生齒自軍司馬已下至於郡邑吏之廢置盡獻於先帝先帝詔興以工部尙書長魏博相衛貝瀘之地仍勅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使于興且以錢一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曲赦管內使百姓一年勿復事問者羸張乏困褒旌誅之不以法者魏之人相喜曰歸天子乃如是耶興又悉取魏之僭服異器人臣所不當爲者斥去之先帝曰興吾六州善心者田興也使興宏吾至正不亦可乎因名曰宏正先是魏諸賓猶僕役也將卒無畏避宏正始求副節度以下于朝至則迎迓承奉功雖勲將莫不乘者避謁者趨付授咨度始用賓禮先是永平府志

司徒平章事復歸于魏其年八月朝京師先帝待之有加焉乞留不獲詔加侍中以遣之又明年陛下以成德喪師詔宏正入焉初王武俊以戰朱滔功得有趙地傳子孫凡三十九年矣至承宗爲盧從史李師道所誣誤先皇帝征而赦之者再憂畏感慙不克來覲旣而聞陛下天覆海深悉包悉受乃果自信將朝有時未行會病將歿以志付其弟承元聽命于朝陛下語宰相曰宏正在魏吾何患焉卽日內出五詔詔宏正爲中書令節度于鎮且詔父子皆爲帥以大其威十一月甲寅成德獻狀曰宏正自去魏魏人哭之鎮人歌之奉宣詔條除去僭異猶魏政也且臣聞之

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一

碑銘

四

德之至者有二政之大者有三三政一曰仁爲惠政二曰法爲善政三曰謙爲和政二德一曰忠爲令德二曰孝爲吉德今宏正獻魏博六州之地平淄青四代之寇入鎮冀不測之泉可以爲忠矣祖考食宗廟父子分土疆兄弟羅軒冕可以爲孝矣始初山東鍵閉束縛泳而游之歌而舞之可以爲仁矣始初山東逼越廢怠裁而制之舉而用之可以爲法矣始初山東傲狠侵取地以讓之功以助之可以爲謙矣謙法仁孝資之以忠不曰德政謂之何哉臣請奉制以一百九十二字付守臣愬銘之石用申約束銘曰帝命宏正予言是聽理亂有數其道甚明亂則隱約理由

亂生旣理復亂生於翫輕唐受天命海內承平高祖太宗不荒不寧元宗抑厄其否乃革四十三年奄有不宅始視燕寇胡雛弄兒雖我寵重彼將胡爲所細所忽忽焉而羅四后垂顧山東不夷逮我聖父殷憂儉克乘其淫驕乃伐乃殛視爾羣孽胡爲而亡僭久而大頑昏暴狂爾亦自視忽焉而昌憂畏逼側永思悠長曩爾之無今爾之有旣克而有在克而守惟爾惟我而今而後爾雖穹崇無忘辱詬我雖平寧無忘燕寇銘之戒之以永聲臭

太保孟忠毅公神道碑銘

國朝 朱彝尊

太保孟忠毅公薨歸葬于京西蔡公莊之東歲在庚午其永平府志

子熊弼請予撰碑立石于神道於是公薨三十有七年矣公之德善功烈記諸史冊無俟碑銘後顯乃予讀公奏疏竊恐史氏未載其詳而訐謨偉畧不盡傳于天下不可以不銘也公諱喬芳字心亭永平人誥授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軍務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尼哈番加贈太保諡忠毅其先世某徐州人以靖難立功世襲東勝衛指揮同知祖某考某皆贈如公官祖妣張氏劉氏王氏妣馬氏馮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幼負大志不羈偉岸善騎射能以一矢墮

雙雁

太宗文皇帝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

太宗壯其貌與語奇之引置左右官刑部承政兼梅勒章京管牛录事使定律例從征大凌河錦州松山寧遠朝鮮屢著戰功順治元年李自成自山海關戰敗西遁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命公帥師追之由畿南下河北踰太行定汾潞拔太原遂渡河入關下延安畧定慶陽平涼所至秋毫無犯

世祖嘉其績命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當是時自成棄關中走張獻忠尙據蜀民情未定妖賊胡守龍自號聖公稱元清光謀爲變叛寇賀珍連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二

碑銘

四八

兵十萬攻西安李鷓子陷同州武大定踞固原孫守法嘯聚興安劉二虎出沒漢中胡向宸負固黑水峪關以西羣盜塞路馬德賀宏器李明義米國軫折自明諸賊叛服不常各擁衆數萬爲害公廣招徠布恩信散奸黨峙糗糧簡將帥分道出奇掩擊梟守龍于市追珍及于永壽蹴之漢中擊走二虎大定誅向宸于板橋南山斬守法於藥箭砦戮德于河兒平降自明于青紫砦擒宏器于安家川俘明義縛國軫前後百餘戰斬馘無算降者一十七萬餘人又陝西多獯種河西尤甚五年夏四月羣獯煽惑米喇印丁國棟聚衆反陷甘肅破涼州莊浪蘭岷臨洮所至響應關

中大震而鞏昌徇攻城未克公疾馳救援賊敗走乘勝遣張勇復臨洮馬寧由上路趨內官營破之趙光瑞由南路至梅川賊迎敵奔潰而梅川去岷州五里左山右河道險隘賊據守堅甚光瑞誘之出戰大破之遂復岷州張勇由中路一敗之官堡再敗之馬韓山三敗之二崖洞于是喇印國棟合兵守蘭州公督滿漢精銳徑薄蘭州俾協勦戶部侍郎額色暨張勇爲前鋒賊出大戰良久公令勇襲破其城賊大敗焚浮橋遁而王印久馬寧亦破賊金縣會兵蘭州時朝議大出師會勦公上奏曰叛徇爲徒雖繁然烏合易散臣已大破之臨鞏城堡盡復其伎已窮進取河西

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一

碑銘

四九

甘鎮計日可復且秦民力已竭大兵復臨供應難復支又西寧祁延諫李天俞莊浪魯典皆未肯爲賊下今廷諫子興周赴臣軍已令其糾各族協捕乘破竹之勢鼓行而西必能奏績若曠延時日以俟大軍不惟坐糜糧芻且使賊得合餘燼自備而廷諫等亦懈失機長寇非計也 朝廷乃止遂將兵渡河遊擊張三耀斬喇印於古城窠逐北至甘州時夜已深公曰賊必出襲我乃設伏以待而張燈彈琵琶酣飲歌聲徹柵外賊果出遇伏悉擒之遂圍城月餘平之丁國棟竄肅州立土倫太爲王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番附之據城固守而山西大同降將姜瓖反遠近

震懾其黨虞印韓昭宣陷平陽號二十八萬此六年秋七月也

世祖遣兵進攻大同命公引兵赴援公留馬寧圍肅馳赴潼關賊兵拒河守公佯置巨艦於上流伐鼓揚旗作欲渡狀而夜率師從下流徑渡急擊之賊勢披靡戰且走四十餘里比明抵蒲州賊出城迎敵公督將士力戰殺賊七十餘人賊棄城遁遣將復臨晉滎河猗氏解州共斬首二萬有奇乃合兵圍運城城破賊黨殲焉遂定平陽而馬寧以十一月破肅州殺土倫太國棟就擒河西亦平七年進兵部尙書八年定河南何柴山之亂又擒延慶巨盜劉宏才於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銘

五

是全陝盜賊叛逆俱盡陝西自罹寇禍戶口消耗荆棘彌望乃荒田之糧盡責之未亡之戶百姓苦之公力陳其害請蠲久之始聽蠲其絕戶而有主荒田仍自七年起徵公復奏曰所云有主者皆貧氓耳傭作餬口以延旦夕欲其開墾納賦繼不能也且未有六年不能墾七年卽能者若欲藉此爲兵餉責有司追呼熒熒子遺力不能支必至相率逃徙誠恐有主之田轉爲無主將來餉缺愈多矣時有司考成急催科公又請以戶之增減田之荒闕爲殿最使知愛養撫綏其惓惓民瘼如此先是二年公至秦卽以奇兵入龍安爲圖張獻忠取蜀之計後朝廷以重兵屯漢

中秦民轉輸艱苦九年取成都卽請屯田而廷議退兵漢中乃力請駐保寧爲漢中籓籬屯田廣元昭化間戰可制勝守可固圉兵食有賴不苦轉輸則規取全蜀無難從之于是秦運始抒而蜀地以次就平旣又上書曰秦省自明季寇變以來田畝荒蕪今雖屢詔開墾而雁戶未集耕耨無人餉仰給于大農非久遠計也惟屯田可足食強兵而弭盜安民亦于是乎在

上嘉納之因舉白士麟郭之培領其事而以高應選等八人分理于是兵屯民屯並興歲得穀數萬斛十年復蕩平紫陽孫守金自此民漸復業而關中宴然矣公爲人精敏沉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二 碑銘 五十五 毅善料敵諸將稟方畧輒致勝又知人善用爽豁無嫌猜人人樂爲之效死其章疏皆剴切條貫千里外如面陳故有請必從當蜀未定上言曰四川一日未復臣心一日未安

世祖喜曰若封疆大臣盡皆如此朕復何慮蓋君臣交孚若是是以所向奏功初公累疏入朝 優詔不允九年復請許之陛見慰勞備至 賜內廐馬二命從馳道出以寵異之賜帽鞞弓刀加太子太保 命還秦旣又 命兼督四川而公以積勞成疾乞休慰留不許疾篤復乞骸骨乃加少保馳驛未至而公薨十一年正月元日子時也

世祖聞之震悼柩至遣大臣酌酒 諭祭三壇存問其妻子
賜第一區白金千兩公生于萬歷乙未二月五日年六十
配卜氏艾氏王氏贈封一品夫人子三熊臣知汀州府事
熊飛監察御史熊弼襲世職阿思哈尼哈番予告光祿大
夫孫九人曾孫五人嗚呼公督秦十年外詰戎兵內定經
制撫循百姓廣收名將爲心腹以二十餘年盜賊充斥荒
殘流莩之鄉復使昇平樂業屹然爲中原保障 朝廷無
西顧憂人皆知公之功在秦不知河東之亂非公不能定
取蜀之策非公不能有成然則公不徒出秦民于湯火而
已晉與蜀咸受其賜焉公之功顧不偉歟銘曰

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一

碑銘

五十二

神龍之奮雲則從之誕作霖雨以蒸有黎桓桓孟公萬夫之
特早事

太宗宣勞肇域

世祖受命師入榆關公躡殘寇渡河而西

帝哀秦民化離疾苦俾公建牙節制文武克渠在蜀倡亂孔
多潛狙乳獸爭磨其牙公遇將士披豁心曲昧者必攻降
者弗戮如帶斯結解之以觸如髮斯逋理之用篋盪寇河
東有戰必克蒲坂旣收解梁乃服曩者秦俗壤地荒蕪吏
患追呼民困轉輸征徭克緩屯務畢舉有畎有溝有禾有
黍旣策王功載懋民庸君子來朝謁

帝于宮何以予之衣裳在笥又何予之弓刀是佩天馬旣秣
帝曰汝騎出從馳道異數則希我作此辭紀公之實片石旣
刊百世有述

墓誌銘

前湖廣長沙副使石公墓誌銘

明楊漣

石公灤人也與余鄉試分省題名又嘗憲吾楚中故得其
行事甚悉公生有至性以孝友著於鄉幼好讀書寒暑不
輟贈公嘗語人曰吾家累世積德門閭之慶當在茲矣至
萬歷庚戌登韓敬榜進士雖同仕寓京師實漠然也公嘗
爲孝廉十載至是春闈之夕方閣筆少寐夢人語曰仁漸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五十三

義摩四十年來惠愛東征西討八千里外威靈寤卽書之
爲主司大賞鑒蓋有天定焉初授河南中牟尹時稱魯公
之後一人焉代巡至此其御曰毋驚擾石中牟城民也驅
車旁出考績舉第一事載牟之誌林昭如也行取來京會
前任姜某以事反構公公恬然繼而飲於李年兄齋道及
楊焦山建祠一事公詞意凜凜令人寒冽不可近余方重
之遂與訂交以姜某之事詢公公曰若事吾業爲彌縫久
矣何以反構爲若能敢與我質於聰明正直者之前乎乃
知姜某事爲公覆載者久矣然構已成公又不願自白其
爲人留餘步耳竟左遷鹽運司知事而朝議卒雪起公四

川龍安府推官中途會丁母艱三年盡禮有優游卒歲無復宦情之意部覆起公補山西汾州府推官之任刑清政簡凡所歷山水以吟咏自娛著有西遊草集是年西省分闈拔劉令譽等十餘人后皆爲令臣人服其藻鑑云又汾多盜至是自相戒爲良曰推府佛爺也敢不向化公居任俸資不繼常使人歸鄉梓典居以供米薪焉至今數十年而石推府廉惠之聲固洋溢西河婦子也入爲刑部主事歷員外晉秩本部河南司郎中明慎清惠沉獄一時稱平提牢敢斥熊廷弼之奸皆人所不能道者時魏璫擅權京之張掖門有李園一區爲選勝者第一蓋神廟甥中都督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一

墓誌銘

五十四

李承恩別墅也璫慕欲奪之不與乃謀陷以他事崔御史附之鍛鍊成獄置之死公時不過一同勘之末員耳唯唯無地獨忿然顧謂執筆吏曰取律來看殺人媚人者當何罪三法司皆愕然崔怒投筆起去曰吾力能殺汝而人人爲公危公毅然弗顧旣而漣與左光斗章疏劾璫大逆璫蒙昧皆發詔獄人皆畏之公力爲漣維持時於獄中與同人談笑自若謂漣得其死矣寧赴西市斷不可自盡繫獄數天左光斗水米不進口至是獨飲公三觴時杭郡守劉鐸入覲京師特疏救之璫怒并付之獄於時鞠訊者皆斂手默舌而公獨排羣議抗疏入諫直劉鐸之不當死飛刑

之不可擅施大臣有罪惟死而已且與大司寇力爭若顧
一時赫勢千載而後難免信史之昭然大司寇雖怒竟無
言而退鐸賴之以不死余時雖甚顛沛而方重公之爲人
也蓋公之意使得行吾志朝廷之綱維不墜一死等於鴻
毛也左光斗於獄怨漣曰朝有是人而不早使余與之訂
交何也遂同與張年兄字曰繼是後拯國家厄扶朝廷紀
綱成吾輩之志者非公其誰與歸當力言與鄒王二公必
留在朝斷不可外推此余今日深服公之正氣感公之直
烈也不但余也舉朝賢君子無不思倚重於公焉公度不
可爲也屢乞致疾不獲俞允一日有謁者宵至曰將擢公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五十五

爲少僕矣公力辭信宿復至曰擢公爲大鴻臚矣公不應
無何遂除爲懷慶守命卽日就道聞者莫不疑惴而公怡
然曰生死有命豈由人耶及余知之而公已行矣至懷作
告帝堂曰昔司馬君實有言生平無一事不可告訴於人
吾將無一事不可告訴於天不亦宜乎乃述日之所爲暮
拜而焚之督憲趙公受璫旨陷公服公剛直輒止后任康
公亦聞而甚敬慕焉至今單之言愷悌者莫不指公爲法
時天下郡府皆爲魏璫立祠公獨拘不可曰身可無懷官
懷不可有魏祠也俟我去若輩自爲之懷人德公爲置宇
設像歲時致祭公知而毀之公去民復立焉又鑿山爲水

利至漑田萬頃民賴之謂不求天助之腴壤也及公以輿入父老攀轅而止之曰舉朝皆重公公此行必不返矣云輩寧斃車輪下不忍見使君之去也至沁水上老穉婦子進酒觴而歌之曰五馬度翩翩瞻依咫尺天裝嫌琴鶴累清畏姓名傳聖世崇良牧生民頌有年仁君自茲去早晚盡凌烟其呼號之聲雖與人舟子莫不感泣云昌黎祠生韓綬者善繪率族百三十人感其清墓道置祠生送至二百里外進攀轅圖哭之不忍別入京特命爲湖廣按察副使駐長沙兼轄寶慶蓋因寶之岷藩有謀殺親王一獄按之王子依母命通藩僚爲奸撫按臬司司理等官谿壑者

維獄豈得卸罪之旨是案也撫按以下數十員無不罹罪
惟長沙前道顧公先幾去獲免後任者一無所遺而公亦
蒙重擬矣公既被逮就道士民謁闕萬計爲公乞白又岷
之妃曰鄧氏攜所生嗣王特陛奏曰石維嶽雅操一簾秋
月雄才萬壑流泉上始悟批部議覆乃得遣戍之旨時正
人君子無一立朝矣又湘州顯者以舊請托於公拂意從
中撓之而公遂居漁陽者浹歲矣又以貧窘不能厚遺當
道事竟寢方公之在鄉梓也舊有祖遺悉以給諸昆弟不
足者又另置一區以處之公嘗買宅其人券已就矣將所
售旣去嘆曰此僅足償負與我老計無預焉公聞而追至
永平府志

持二百金贈之曰以此資老計何如其人感泣乞復上券
公曰此小事耳何以券爲公嘗自太守歸多不命乘輿有
鄉人避之者公急呼揖之曰何相棄之深也所有俸物雖
疎遠無不贍給公之事親盡孝處昆弟友睦服官之中正
治獄之平允立身之不阿鄉黨之恂恂亦由天性之本然
非勉強而致者爾此余自受知訂交以來知公之事實如
此不敢臆加毫末先余與張年兄私議曰此翁日後得志
立朝必有可觀不有大遇必有奇禍與焦山之人者庶幾
並驅燕邦歟而今竟終謫所幸固幸矣余輩之大不幸矣
繼是之後朝廷之上不但鄒王馬左之人不可得而公與

漣之人亦不可得矣銘曰生者寄也死者歸也若能言正立朝大節不虧不爲富貴所逐不爲勢焰所摧維星維河可鑑可龜貫日曰虹奮地曰雷繼忠肅焦山之後而無忝者非公與漣之二人則又云誰

文

明成化九年欽降清節廟祭文

惟神遜國全仁諫伐存義爲聖之清千古無二懷仰高風曰篤不忘庸修歲事永範綱常尙饗

景泰四年欽降顯功廟祝文

惟王開國輔運爲時元勳繕治邊疆萬世允賴軍民懷仰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文

五八

祠祝以陳神其鑒茲蔭佑無斃尙饗

祭伯夷叔齊文

明 蔣 超

維陽山之鳩毓肆濡水之漣漪鬱真操之皎潔秉大義之崔巍配扶輿而並立夾日月以同飛鷲冕輕其敝屣朱戶視如蓬扉雖徘徊于巖穴實寤寐于京畿回周原之六轡挽商日之餘暉天綱凜其楮柱地極奠其傾欹武周聞而心折孔孟仰爲師資悵飄飄于冠劍空滅沒于音儀揣神游而莫定訪埋照其焉依想子臧之戀宗國悲鐘離之操南徽魂遙遙而返駕身兀兀以扶犁撫中子之弱存喜宗祐之留遺料雲旗與風馬必暮漆而晨泚義感均于頑礦

瑞液浹于芳菲鴻哀鳴而死節麥挺秀而連岐釀容城之
讓爵激碣石之窮嫠緣三倫而表燭留萬古于幾希關人
禽而下鍵揭仁義以爲旗痛彼婦之吹嘯謝薇蕨之紛披
白鹿跪而獻乳清泉濺以投飴終逍遙于桐栢證仙籍于
紫薇超忝學校之綱領乏禮義以提攜羨此鄉之渾樸秉
誠信而不移販夫耻競於二價儒者躬學於耘菑望松楸
而投涕撫棖桷而凝悲喧檐榜之烏雀習庭戶之蚺蜥聞
圭田之遠播擬鐫俸以留祠知達人之竊笑眞豎婦之庸
詞曾圭組以棄捐何莘豆之從違方纏綿於禁火欲親薦
于薌萸徒鬱檀而作供亦斂錦以陳詞雖物微而誠結愧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文

五九

鬼是而人非斬顛毛而布禱剖心血以舖饑 夫子諒有
明鑒庶援七箸以嘗之

弔夷齊文

明柳 識

洪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餒在其中偕
隱胡爲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兮去
何止掇澗溪之毛薦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鸞伏西
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又武謂墨線
兮胡顏一吒兮忘饑若有誚兮於巖之關豈不以冠敝在
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純嘏讓
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當昔夷羊在

牧殷綱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噬兮鬼孽王奮厥武天
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二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
九有截况乎旗錫黃鳥珪命赤鳥俾荷鉅橋之施俾申美
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于
武庫九駿伏轅于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旣而溥
天周土率土周人吁嗟先生逃將奚臻萬姓歸德兮獨鬱
乎方寸六合莽蕩兮終跼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臣心
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
旁通以阜厥躬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
事靈乎靈乎雖非與道而保生乃勗爲臣之不二

景忠山死事祠奠文

明 戚繼光

欽差總理練兵事務兼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總
兵官中軍都督府右都督戚繼光等奉迎勅贈光祿大夫
柱國鎮守總兵官左都督陣亡孫公及闔鎮陣亡副將叅
遊守提中軍千把總管隊等官軍之靈於新祠奠而告之
曰嗚呼公等或統三軍或膺一命下至行伍受任雖殊報
君則一其間克敵致果取義舍生卽不得已而亦無苟免
之羞死難攸同所宜誌祀顧有奉制立祠于死所而祠湮
沒者亦有文獻無徵名位咸缺不復知爲何人卽具祠猶
無祠者繼光愍之檄上總制乞行五標十一路各立分祠

予其城其有制祠越在窮山僻野直附之城中便更于三屯營爲總祠通祀之檄下適邊臺工役繁鉅諸路建祠之役竟罷而光曾於灤陽之滸見有總祠垂廢又見景忠山絕巔有附祀者幾人弗便弗專乃獎率保河三屯等營將士鼎建茲宇以灤陽景忠所祀暨鎮屬陣亡官軍東西列無分路置主各登封號籍貫于屏位以志不朽是日適五標十一路將領會計秋防而八守備二十五衛所聽較軍務易之萃渙詩之相祀茲惟其時而獎忠揚美鼓舞士心于是乎在乃具牲醴迎孫公遺像建諸將士木主等位肅然咸亨敢用昭告夫光等之寄與公等同每念國恩甘死

誠馮鼓旗張殺伐用舒憤氣以報國恩以奠我邊疆則光
等所私禱祈也尙饗

